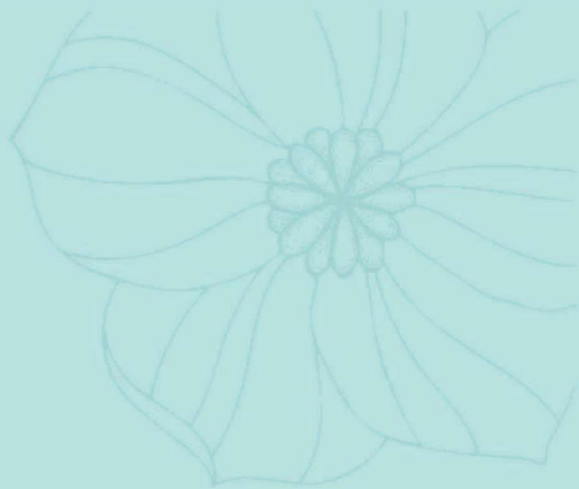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背面

李敏 著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 
阳光出版社



李敏，汉族，1976年生  
于宁夏海原。现任职于  
固原市文联。有文学作  
品散见于区内外报刊。

责任编辑◎王薇薇

封面设计◎千 寻



ISBN 978-7-5525-1218-2



9 787552 512182 >

定价：30.00元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背面 / 李敏著. — 银川 : 阳光出版社, 2014. 4  
ISBN 978-7-5525-1218-2

I. ①背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68781号

背面

李 敏 著

责任编辑 王薇薇

封面设计 千 寻

责任印制 郭迅生

**黄河出版传媒集团** 出版发行  
**阳 光 出 版 社**

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(750001)

网 址 <http://www.yrpubm.com>

网上书店 <http://www.hh-book.com>

电子信箱 yangguang@yrpubm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0013359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9.5

字 数 250千字

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

印 次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25-1218-2/I·421

定 价 30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# 偶然与必然（代序）

李成福

小女四霞（李敏乳名）竟然能将她的文学习作结集成书，我起初感到惊讶和偶然，细想她的成长经历，似乎又有一丝必然。

我们是普通百姓人家，没有背景支持，没有关系笼罩，更没有书香熏陶。曾经在很长时间，我们的日子一直拮据紧巴，为柴米油盐而劳碌，而发愁。那时，我们全家的口号是：共度难关。拜改革盛世所赐，我们终于度过了柴米油盐的难关。在这个充满信心朝前奔的过程中，四霞秉承了她母亲吃得千般苦的韧性，从小就争气。她在村里上小学，各科成绩都不错，一放学就跑着回家，先数鸡娃够不够数，喂罢鸡后就从门前的水渠里端水浇树。现在，她当年浇灌的杏树已硕果盈枝。暑假里，我和妻子及两个大孩子（长女四红，儿子四勤）上地割麦子，四霞等我们刚一出门，就张罗着做饭，那时她还够不着案板，就踩一个小板凳开始忙活了。二十多年后，我为四霞写过一首诗，约略描述当年情景：自幼当家好主人，扫雪喂鸡又看门。学校拾柴争第一，案



上做饭踩板凳。心地良善怜穷苦，志向高远学有成。常恃娇惯使小性，碾子沟畔起狂风。末二句是说，我家在一条叫碾子沟的沟畔上，而四霞从小爱使小性儿，常“抡”（乡间土语，耍脾气）得风吼呢。

四霞最初萌动写作的念头是在上初中的时候。那时我在教书之余，也学习写作，偶尔发表。因了这种个人爱好，结识了固原文联李正声、屈文焜两位老师，他们都曾光临我的乡间茅舍。他们的谈吐和气质，四霞在多年以后仍啧啧称美，她也为我有这样的良师益友而自豪。一个人的某种潜质，可以影响另一个人的生活道路。我与李正声、屈文焜交往的这种机缘，可能触动了四霞的某一组神经元，她开始练笔了。她的作文在班上常被当做范文，老师和同学都很称赞。这或许就是偶然中的一种必然。

1991年，我调到固原文联当《六盘山》编辑，几年后四霞考入固原师范。记得她投过几次稿，都被我“不用”了，四霞对此很有情绪，也给我“抡”脸子。星期天，我把四霞叫到文联办公室，让她擦玻璃洗沙发套。她因此认识了王漫曦、郭文斌、闻玉霞等几位老师，我们几人都是“六”刊的编辑。四霞从他们身上感受了文学元素的辐射，对她的成长也有必然的促进。

初学写作，四霞有一篇叫《永远的辫子》的短文。那时四霞已从固原师范毕业，在海原李俊乡教书。这篇短文发在《宁夏教育》的“杏坛人生”栏目，大意是说，她教的学生中，一个叫平花的女孩因为家里穷上不起学，把一条美丽的辫子剪掉卖了当

学费。这事给四霞的触动很大，她的笔下有哀伤，有呼唤，有寄望。我读了这篇短文，暗暗思忖：她倒会发掘素材呢。对文字也还有些悟性。

四霞是个心地善良、懂事的女孩，她与婆婆的亲昵关系在当下确属少见，婆婆也将四霞视为己出，疼爱有加。2011年正月初五，刚过七十的婆婆突发心脏病辞世。才过罢春节返回固原又回老家奔丧，四霞悲痛欲绝的情状令我心疼不已。很长一段时间，四霞以泪洗面，沉浸在思念中，常常喃喃自语：咋这么个事情？咋这么个事情？我只好以人有旦夕祸福、生老病死天道难违这类无力的套话安慰她。渐渐平静下来后，四霞与婆婆亲如母女的往昔就成了她笔下的眷眷深情，她书写婆婆的文字情真意切，读来令人动容。“情动于中而形于外”，这是又一种必然。

这几年，四霞的习作多了起来，她写熟悉的故土，写周围的人事，写小城的变化，写行走的收获。这些习作发表在各类报刊上，我偶尔溜一篇，溜得多了，发现她书写的内容基本都是琐碎而凡俗的生活片段，情感花絮和种种感悟，真诚朴素，自然而然，情深意切，既是客观描述，又是内心独白，两种笔触很好地融合，读来有“在场”的感觉。关注和褒扬生命的本真，是她笔下的主格调。但文章题材范围太狭小，文风过于柔弱，女孩子气太重。质朴是文章的美德，但不可偏废藻饰，而“藻饰”之笔是需要功底的。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，那是先有技巧，后返璞归真的境界，并不是否定技巧。四霞的阅读积累不够，箱底存货



不多，出笔往往露怯。我指出她的这些局限，提醒她一定要多接触些古典文学书籍，并推荐一些视野宏阔、文风刚劲的知名作家的作品让她去读，以提高自身修养。

四霞现在有很好的工作环境，很好的同事关系，很好的朋友圈子，这是她的资源，也是她的动力。四霞没有特别的个人嗜好，没有令人生烦的应酬，不是大家出身，却有闺秀雅娴。工作之余，台灯下一抹光晕为她营造了温馨的个人空间。她的才情和执著都在灯下迸发。文学创作是令人内心愉悦的事，无须过于苦恼。一个李字，曾衍生出李贺、李商隐、李清照那样苦恼而苦吟的诗人，我不希望四霞因为文学而负累。社会这样好，生活和工作条件都不错，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无须刻意先锋和新潮，以本色之心和本色之笔，阅读、写作并享受着，快乐着，没有目的的目的，仅此而已。

严格些说，我这里写的不像序，倒像是为父的一些内心絮叨和期许。

# 目 录

## 第一辑 内心的村庄

- 大地丰饶 / 003
- 面山而居 / 007
- 内心的村庄 / 014
- 石窑湾纪事 / 018
- 阳光下的老院子 / 025
- 老街 / 028
- 村庄的一个夜晚 / 033
- 紫色记忆 / 036
- 废村 / 042
- 山野的歌谣 / 047
- 犹记当年落叶飘 / 050



## 第二辑 背面的忧伤

或可触摸的生命之河 / 059

一路清明 / 067

背面的忧伤 / 072

空巢 / 083

飘摇 / 086

往事如烟 / 091

孤寂之外 / 095

遇见 / 098

沉重的叹息 / 104

秋日之夜 / 108

在路上 / 111

寂寞养蜂人 / 115

尘埃里 / 118

最慢的是活着 / 122

从你的世界轻轻走过 / 126

在我和风之间 / 131

### 第三辑 远行的足音

- 丽江：从白天到夜晚 / 139  
夜色锦里 / 144  
远行的足音 / 147  
我的目光穿越你的忧伤 / 157  
沙湖印象 / 160  
秋日泾源 / 164  
雾霭深处 / 168  
芬芳的家园 / 172  
冬日哨马营 / 175

### 第四辑 这些年

- 关于房子 / 181  
成长如斯 / 186  
这些年 / 193  
移民点的孩子 / 196  
曾经是同窗 / 200



背面

8.23/10.11

车过三营，车过须弥 / 204

现场和记忆 / 208

视听 / 211

在乡村学校 / 218

浓了淡了是中秋 / 225

生命的感动 / 227

追忆和祝福 / 231

清秋又一年 / 234

散章 / 237

暖冬 / 244

爷爷们 / 246

春夏日记 / 253

在希望里穿行 / 257

5号车 / 262

女儿红 / 265

旧照片 / 27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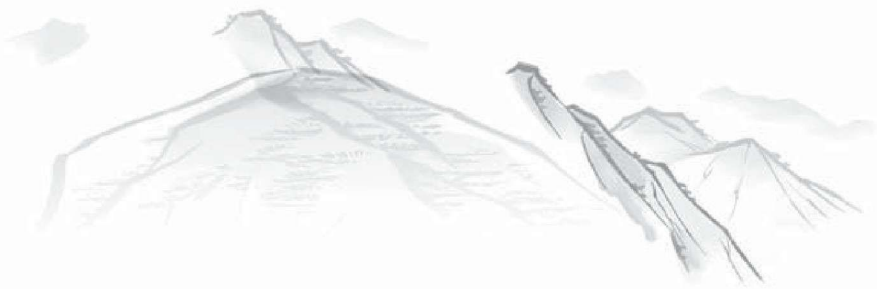
黄昏多么好 / 281

岁末细节 / 285

那时书香 / 288

后记 / 294

第一辑  
内心的村庄





## 大地丰饶

清晨，我经过一块土地。那里有高大的杨树，低矮一些的沙柳、榆树，快要成熟的玉米、高粱，还有各种碎草。这些不同的植物生长在同一块地里，用眼睛切分，很容易就把它分成了一类一块的。草木的叶片上有着亮晶晶的露珠。有风吹近，这一片绿色开始荡漾，白杨树硕大的叶子发出轻微的哗哗声，玉米和高粱狭长的绿叶似有舞者的姿态，而那些碎草迎着风，簌簌作响。

稍远处，能看见绿树掩映的村庄。只是隔着一条路，两边的村庄却是截然不同。一边是红砖红瓦白墙，一边变成了灰砖灰瓦。高过院落的树木异常丰茂，红瓦白墙或灰色的屋檐若隐若现。而在院落前后，有一片一片开着黄花的植物，那是油葵，正是油葵开花的季节，亮灿灿的黄色美丽着村庄。

远山，还有远山。遥远的轮廓似与天际相接，那与天际相接处雾气升腾的美如梦似幻。

太阳是慢慢打开的，打开到把所有的亮光洒到大地之上，而



那些从泥土中钻出来、长起来的绿色植物，在亮亮的阳光下，在这个趋向于成熟的季节，正发生着一系列变化，色泽，形态，包括气味，都有了与最初本质的区别。

是什么在天空鸣叫着飞过？燕雀小巧的身子只留下隐约掠过的氣息。雄鹰的双翅还没有停下来。还有另一种吼声从头顶传来，那是飞机盘旋着飞过。在天空和大地之间，在云层和风浪之间，这些有生命的和有使命的东西飞过，它们翻山越岭，漂洋过海，天空和大地，不动声色，任其飞越。

将近正午，天正蓝，蓝得似乎有了一些空缺。在一条小路的一侧，我看到了一小片花草。色彩丰富——粉色、黄色、桃红色、紫色，还有更多的绿色，它们涌入我的视线。

这一片花草，几种夹杂在一起，是很普通的植物，我能随便叫出它们的名字——石竹，三叶草，刺玫，芍药，八瓣梅。

显然，它们是被精心栽种在此的。连四边垄起的土埂也是整齐的。雨过天晴的缘故，地面潮湿而满盈泥土的气息，在这一方小天地，花草没有更多的伙伴，它们安静地生长并芬芳，也没有更多的目光落向它们的身体，它们还是安静地生长并芬芳。正是它们丰美的季节，没有什么能阻挠它们热烈地向天空和大地展示自己的美。很幸运，是它们的幸运也是我的幸运，它们被我尽收眼底，石竹小小的花瓣，柔嫩的枝叶，亮粉的色彩，每一朵都饱含深情。几丛三叶草，翠绿欲滴，用手轻触，似乎触到了绵绵的水意。找了一会儿，没有瞅见四个叶片的，据说在十万株三叶